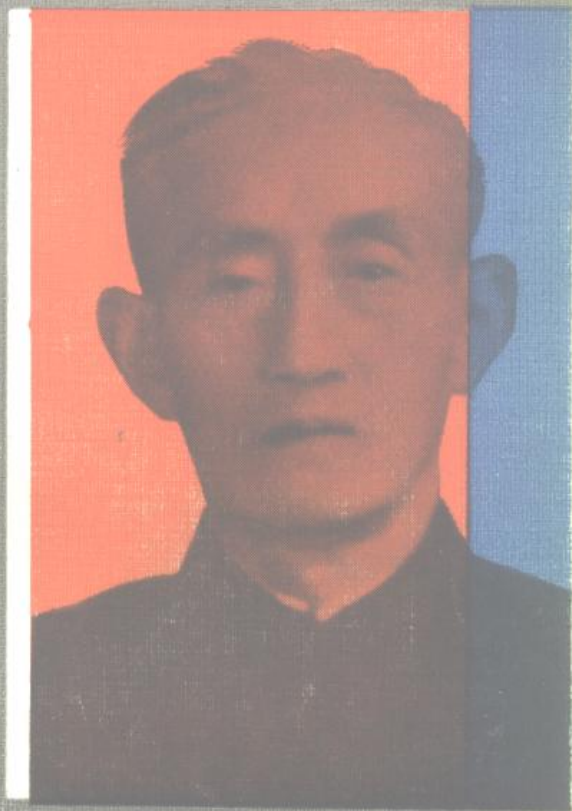


• JINSHI ZUOFEIJIANGANDAN • ZHIJINZHU



知今著


今是昨非见肝胆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

今是昨非見肝膽

溥杰題



· 知今著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今是昨非见肝胆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

知今著

责任编辑：肖屏东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4,000 印张：11.5 印数：1—7,900

统一书号：11109·372 定价：1.55元

新书目：85—20

前 言

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爱国一家——访八位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协委员”。

报道中说：“又有八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名字，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对这些委员是陌生的。但是，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们都不是无名小卒，而是统率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人民厮杀的‘铁腕人物’。

“这八位委员是：前国民党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前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罗历戎、前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前国民党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前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副处长、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前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军副参谋长文强、前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军司令周振强、前国民党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十师中将军师长李以勳……”

沈醉委员在记者采访时谈笑风生，将这八位委员的荣任，

说成是“八仙过海——后来者”。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任了多年的政协文史专员，在一些旧同事中，可谓后进人物了。

文强委员说得好：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这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大事，也道出了八位委员的共同誓愿。

方靖委员对记者说：“在台湾的人，认识问题要有个过程。”话虽不多，却是经验之谈。他本人自从一九二〇年由上海经广州转湖南郴州，投入广西武卫军当兵起，至一九四九年当到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兼四川叙（宜宾）泸（泸州）内（内江）自（自流井）四个专区警备司令止，为国民党、蒋介石效命三十年之久，最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在湖北荆门战役中，被迫投诚，经历了十七年的改造。从最初的“不成功便成仁”，到后来痛哭流涕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反复的“认识过程”的。

方靖委员对笔者说：“我在旧社会跟了蒋介石——陈诚三十年，现在又在新社会跟了共产党三十四年。虽然时间大致相当，但是，新旧对比却有万里之差。我认为在‘放下屠刀’之后，是不能‘立地成佛’的。我们这些人，在放下屠刀之后，只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转变了立场，才取得人民群众的谅解。现在又请我们去共商国家大事，怎能不做出一点贡献来报答共产党和人民的恩情呢？”

说到这里，方靖颇为感慨：“我被特赦的时候，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当时才六十五岁，精力比较旺盛，本来可以早一点多做一些贡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蹉跎了大好时光。如今已是八十五岁了，精力大不如前，往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

足。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主席主持政协工作，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极大，更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又召开了全国文史资料会议，杨成武将军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我们把自己一生经历和见闻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这使我深为感动，决心在有生之年，努力从事这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过去十七年中，方靖在不同情况下，写过许多资料。但是并不完整，也缺乏连贯性。对不了解当时情况和时代背景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看懂的。正如方老所说，他的精力旺盛时期已被蹉跎，如今要他撰写比较完整的文字，确有一定困难。因此，他将全部手稿、日记交给笔者代为整理。

方靖的委托，决非因为笔者能书擅写，而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除在改造中的十七年外，解放前十六年和他获得特赦后的十八年，笔者都与他在一起共同生活，对他的经历基本有所了解；二、有一些历史情况需要核对，笔者走访请教如文强委员等人，也比较方便。

笔者现已将方靖的手稿整理完毕。根据方靖的经历，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从小兵到将军》，是方靖委员在粤军和蒋介石集团中服务三十年的历史事实。从这一卷中，可以了解到军阀部队的腐败和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内幕。

方靖在国民党军队中晋级为将后，曾有六次受到蒋介石召见。第一次召见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即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

剿”失败以后，第二次召见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即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弄得他不免有些焦头烂额；第三次召见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即抗战初期保卫大武汉之时；第四次召见是在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视察七十九军回到重庆之后；第五次召见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即解放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蒋介石被迫由“重点进攻”改为“重点防御”之时；第六次召见是在第五次召见后几天的重复召见，显得蒋介石已经举棋不定了。可以说，这六次召见，贯穿了蒋介石从反共反人民到最后失败这一整个阶段；而这每一次召见，也是方靖委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命运的转折点。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笔者无意通过方靖接受蒋介石六次召见来说明蒋介石其人；方靖亦向笔者强调，决不能仅仅通过蒋介石对某一部下的几次召见，就能完全看出其为人如何。对蒋介石的全面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这里，仅是记述方靖亲历的实况，这也许能为以后历史学家研究蒋介石提供一点史料。

下卷《从战俘到人民政协委员》，真实地记录了方靖委员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在湖北荆门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以后的十七年改造过程。读者看了方靖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历史（上卷），便不难理解他和其他战犯的改造、转变这一过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为了最终使他们转变立场，成为新人，我们伟大的党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比当年在战场上将其所率领的军队歼灭乃至俘虏他们本人还要艰巨得多。所以说，改造他们成为新人，是党的统战政策的重大胜利！

在写本书之前，方靖对笔者约法三章，最基本的一条，便是实事求是，哪怕是最细小的情节，也不许虚构夸张。初稿完成后，经过方靖严格审查删节，凡与事实有出入之处，都一一加以更正，多一个字亦不允许存在。

方靖要求笔者附言：一些往事已过了三十余年，象上卷的前几章，是五、六十年前的事，难免有疏漏差错，诚恳欢迎海内外黄埔学长予以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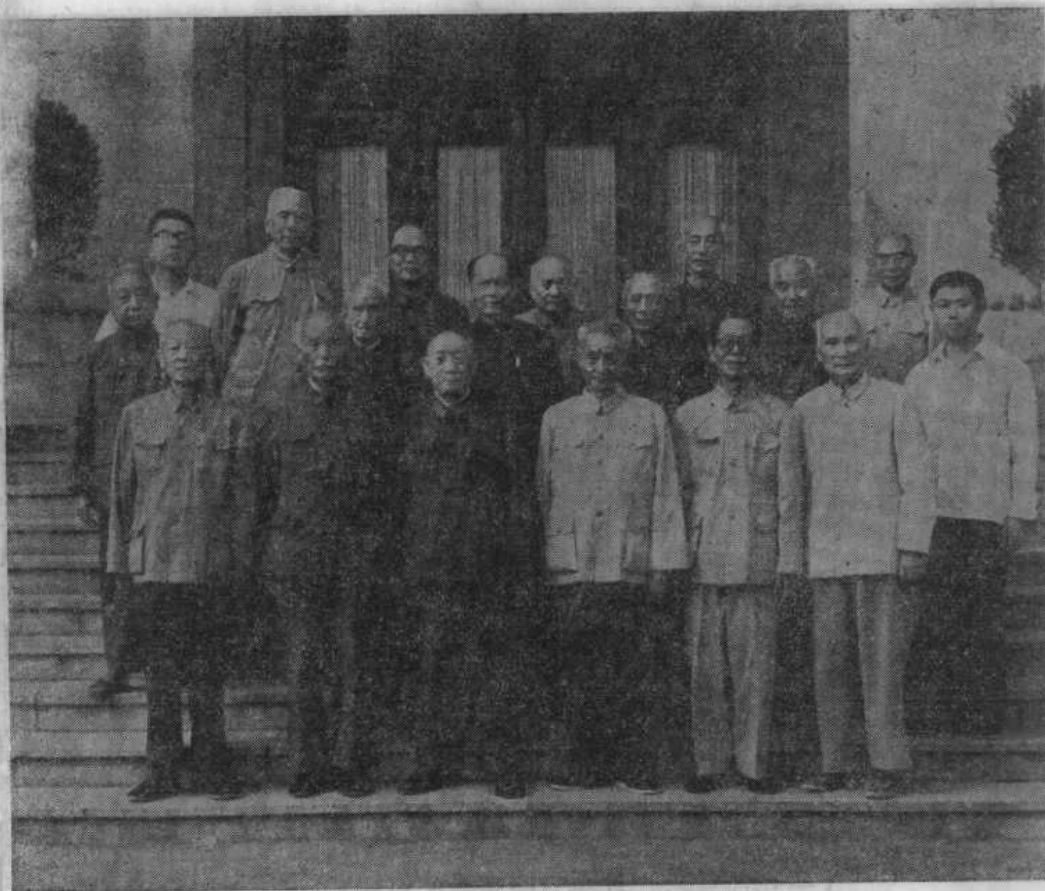
方知今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

上 卷

从小兵到将军

原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等三
十人合影。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九八三年杨成武将军（后排左二）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合影。前排右一是原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前排右三是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中排右四是原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荻，后排右一是原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后排右三是原国民党军统东北区、华北区主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后排右四是原国民党一二七军军长兼河南省主席赵子立。中排左二为方靖。



方靖委员四世同堂，度着幸福的晚年。

(一九八五年二月春节期间全家留影)

原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
王甲本遗照。一九四四年在桂林
边境率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阵
亡。



原国民党七十九军副参谋
长、一一〇军参谋长孟祥武遗照
(一九五〇年在成都随军起义)。





一九七五年赴延安参观时合影。前排为
溥杰夫妇，后排中为方靖。

目 录

前 言

上 卷 从小兵到将军

第一章	当兵前后	(4)
第二章	参加混战	(27)
第三章	“围剿”失败	(43)
第四章	八年抗战	(80)
第五章	驻军四川	(126)
第六章	军情火急	(175)

下 卷 从战犯到人民政协委员

第一章	历史硝烟	(199)
第二章	终于被俘	(223)
第三章	得过且过	(248)
第四章	辗转关押	(266)
第五章	接受改造	(290)
第六章	走向新生	(318)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天降濛濛秋雨，山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真是一派萧瑟景象。

一位骑着战马的国民党将军，带领着数百随从，由鄂西的松滋县刘家场启程，取道湖南南行。

一提起“将军”，而且是骑着战马的将军，人们也许会联想起小说、电影中所描写的形象：一个魁伟剽悍的中年人，身穿将军服，跨着高头骏马，手擎指挥刀，耀武军前，叱咤风云……然而那是经过作家艺术加工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颇大差距。因此，这位将军的形象也许会使读者大失所望：他中等个子，瘦小的身材，露骨见筋的脸上，还有几颗大麻子。他当时已经四十四岁了。在军队里可以称为“老头子”。由于刚从对日作战的前线下来，所以没有穿将军服，更没有系那条带有佩剑的十字宽皮带，而是穿着一套普通军装；领上未别中将军衔领章，胸前也没有花花绿绿的勋章。绑腿裹得极标准，而脚上却穿一双圆口布鞋。

那匹战马也并非想象中那样膘肥高大，而是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一匹栗色小马。

这样一个形貌不扬的人，能带兵打仗吗？

人不可以貌相。

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这位将军在粤军许崇智部第八旅任机关枪营少校副营长兼第二连连长，粤军攻打号称天险的惠州城，屡攻不克，旅长悬赏组织敢死队登城。他抢先报名，将所得赏金全部分给敢死队的士兵，自己分文不取，然后挥舞着驳壳枪，当先冲到城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登

上云梯。第一次因为云梯不够长，只好退下来；第二次又因云梯被对方推倒，险些丧身。他毫不气馁，第三次再上！由于黄埔军校学生军的炮兵营准确轰击城垛，使敌军对登城敢死队防御松动，终于登城成功。尽管在登上城后他胸部负伤，却仍旧咬牙在城上挥舞军旗，号召城下部队发起冲锋。

惠州攻克战，他立了大功，因此在粤军中素有瘦小精悍之称。

海水不可以斗量。

将军那匹栗色战马是一九三三年他升任十三师少校师长时，亲自从千百匹战马中挑选出来的。当时十三师官兵对这位师长颇有点藐视，又选了这一匹小马，有人暗笑他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但是经过几度行军打仗以后，部下们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师长竟是“当代的伯乐”。因为这匹栗色小马潜在力十分惊人，它四蹄矫健，尤其擅走山路。长途行军时，总使他的卫队不得不以小跑紧紧跟上；将军骑着它在前线指挥作战，来往奔驰，急如流星，有几次敌人的子弹也没有把他追上。

部队走出不过十余里，细雨已经逐渐浸透了他那极单薄的军装。将军的随从副官宋多胜再一次取出雨衣，紧跑几步，追上去以乞求的口吻说：“钧座，请披上雨衣吧，衣服快湿透了，会感冒的……”将军瞪了副官一眼：“你们怕感冒你们穿好了，少罗苏！”宋多胜无可奈何地退到马后，再也不敢多嘴了。

将军是十分注重军容的，行军打仗，无论下多大雨，也不穿雨衣。这是因为他信奉“将礼”。什么是“将礼”？《黄石公三

略·上略》篇里这样解释：“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是为将礼。”

他动身之前已经开始下雨了。六十六军的部下云集欢送他时，苦苦挽留他再等一天，候天气转晴再启程，却被他拒绝了。他常教育部下：“军人——最要紧的是准确守时。决定了行动时间，天塌地陷也不能迟延一分一秒！”

这位将军是谁？

这位将军姓方名靖，当时任国民党六十六军中将军长，奉命调往七十九军任军长。因为七十九军正由湖南撤往桂林，方靖只得赶往桂林接任。抗战时期交通不便，骑马去赶部队，需要长途跋涉二十天至一个月。

趁方靖长途跋涉之机，笔者将他以往经历向读者作一详细介绍。